

從受害者到施暴者：被縱容的系統性性別暴力

一、引言

2022年6月10日，幾段視頻在多個互聯網平臺熱傳，視頻畫面顯示的是在一家燒烤店外，幾名女子被一群身強力壯的男子瘋狂地拳打腳踢，甚至拿起椅子對著女孩頭部腹部猛砸。僅是這掐頭去尾的幾段視頻已令人感到震驚與憤怒，後根據目擊者所言及店家監控錄影還原了案件經過：白衣女子與朋友街邊吃飯——遭遇性騷擾（侮辱性言語以及上手摸背）——多次拒絕性騷擾——遭到攻擊後反抗——近六分鐘踢頭踹腹的暴力群毆。視頻和消息不斷傳播引發社會熱議，讓女性不禁代入，為個人安危擔憂，然重要的性別問題卻被暴力事件、惡劣性質事件的標籤掩蓋，甚至有諸多人在社交平臺發文表示“這場暴力無關性別，面對黑社會勢力，男性同樣是弱勢的”。但究竟以唐山案為代表的此類暴力事件真的與性別無關嗎？

回看事情經過，由於白衣女子拒絕性騷擾而被綠衣男子扇耳光，這也是這起暴力事件的開始。如果無關性別，換成是一名男子與朋友街邊吃飯被性騷擾的幾率有多大？如果他拒絕性騷擾被毆打地毫無還手之力的幾率又有多大？這些問題的答案不言而喻。

世衛組織代表聯合國暴力侵害婦女問題機構的調查數據表明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是極其普遍的，全世界約三分之一的婦女遭受過親密伴侶的身體和/或性暴力或非伴侶的性暴力。¹同樣，根據中國人民法院網站公佈的數據也說明“暴力同性別有關”²這一事實。無論是大眾認知常態，還是調查數據都表明，唐山燒烤店類事件並非單純的惡性暴力事件，而是被忽視的性別暴力案件。所謂性別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是指“基於個人的生理性別或者性別認同而產生的針對個人的暴力”，如社會中常見的性暴力、家暴、精神虐待等，而唐山案便涉及性別暴力中的身體暴力與性暴力。

當我們明確案件性別暴力性質時，又有孤例、個別的極端事件的辯護言論出現，但僅近三年在媒體平臺上被熱議的“唐山案”、“浙江公廁事件”³、“拉姆事件”⁴、“雨衣男”⁵、“河南中牟廁所”⁶等案件的頻發已說明性別暴力並非個例，而是社會中系統性的性別暴力問題，而這一問題也致使女性生活在系統性恐懼的現狀形成。那為何往往社會忽視這類事件中的“性別問題”？同時又為何主要是女性面臨系統性恐懼？僅僅是女性深受性別暴力的傷害嗎？

¹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last modified March 9, 2021,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violence-against-women>. (accessed November 20, 2022)

²各類案件中，男性作為被告人的數據遠高於女性。如2015-2016年間涉黑犯罪中男性占比97%；2016年離婚糾紛及家暴審結案件中，91.43%的案件是男性對女性實施家暴；甚至，據2016、2017兩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男性未成年犯罪人數占比93.44%。

³2022年10月30日，浙江省永康市一名20歲女孩上公廁被陌生男子毆打長達20多分鐘。

⁴2020年9月，網紅拉姆在家中直播時，前夫唐路突然闖入將她燒成重傷，搶救無效後去世。

⁵2022年7月12日，雨衣男子拖拽前妻及女兒進屋，強行與前妻發生性關係。

⁶2022年7月19日，河南中牟一男子將一名未成年女性強行拖進酒吧廁所隔間。

筆者認為以上三個問題都要置於男權社會的大環境去看。儘管以唐山燒烤店案件為代表的性別暴力並非偶然，但在父權制社會下，性別暴力往往被“去系統化”，通過轉移視線的方法掩蓋性別暴力作為社會結構性問題的事實，表明這種犯罪行為僅是“該名男子”所為，與父權制無關，然越是掩蓋便越是真實。筆者將基於父權主義社會系統，從受害者和施暴者兩個角度探究這一案件背後反映的性別問題。

二、受害者：拒絕輿論失焦

案件細節的廣泛傳播引發社會熱議。然當我們細讀媒體報導與網友評論時，卻發現該事件暴露出的訴諸武力、有毒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系統性性別暴力等重點問題遭到漠視，諸多父權社會支持者往往焦點偏移，通過對受害者審視與規訓的方式去合理化其中社會結構性問題。

從事件的源頭看，唐山案的起因應明確為性騷擾，而非搭訕。性騷擾未果是該案件暴力的導火索。那何為性騷擾？不同條例對於這一概念的定義通常有些許差別，但可概括為“在他人非自願情況下通過語言、圖文、形體等方式對他人實施冒犯性的侮辱行為”，哪怕僅言語上的性暗示仍屬於性騷擾。在唐山燒烤店案件中，綠衣男子在被白衣女子拒絕後仍不停用侮辱性辭彙騷擾，未經同意直接上手觸摸對方身體，這本是毫無爭議的性騷擾行為，但當案件細節公佈後，北京青年報、央視新聞等多家媒體卻用“搭訕”、“撫摸後背”、“交友”、“交談”等詞來描述這一惡性事件的起因，將搭訕與性騷擾兩件本質上完全不同的事混為一談，而以搭訕代替性騷擾這種偏袒罪犯的行為實際是弱化罪行，模糊犯罪事實。

不僅是媒體，公眾同樣陷入焦點偏移中，以完美受害者與受害者有罪論的論調對受害者無端指責。所謂完美受害者，指“公眾在侵害事件中要求受害者必須是完美無瑕、不存在任何過錯和過失的，否則侵害行為就存在合理性”⁷；而受害者有罪論則是公眾本末倒置，將目光置於受害者身上，關注受害者的問題而模糊犯罪事實，甚至出現“受害者遭遇傷害是她自身有問題導致”的言論，在性侵、性騷擾案件中具體表現為“不該穿這麼暴露”、“不該晚上獨自出門”、“蒼蠅不叮無縫的蛋”等。而唐山案中的受害女性既沒有穿暴露的衣服，也沒有獨自出門，看似是符合所謂完美受害者的特徵，但公眾仍未停止對她的檢視。當網友討論案件發生原因時，“好女孩怎會深夜在外吃夜宵”、“被毆打是因為用酒瓶還手”⁸、“為什麼不大方一點同意，而是拒絕對方讓人丟面子”的言論層出不窮，甚至還散播“這些女人肯定是性工作者”對受害者惡意抹黑的謠言。

當今社會，每出現唐山燒烤店這類案件時，完美受害者與受害者有罪論便隨之出現。當受害者有道德瑕疵或其他錯誤時，公眾便會對其惡意指責，甚至對案件錯誤地歸因。這種輿論失焦一方面縱容性別暴力案發生，無視或模糊性暴力犯

⁷ 呂孝權。「性別暴力案中，要終止這種醜陋的聲音！」，中國慈善家雜誌，<https://mp.weixin.qq.com/s/UOo0WryqolKYu3ecvA3STA>(檢索於2022年11月20日)。

⁸ 案件中黃衣女子為拯救被打的朋友抄起酒瓶砸向正在施暴的男子。

罪事實，本質上是為犯罪者辯護；另一方面，這種論調又錯誤地規訓受害者。Ronald F. Levantza 在 *The Tough Standard-The Hard Truths About Masculinity and Violence* 中表示“羞恥感是父權行為盛行的情感武器”⁹，不斷給受害女性灌輸“咎由自取”的思想，讓她們都覺得錯在自己，沉浸於有罪的羞恥感中。

在父權制性別制度的潛移默化下，諸多人往往站在男性利益的立場上去評判性別暴力案件，認為女性被性暴力是因為穿著暴露，女性被毆打是因為反抗，但這種輿論失焦實際上是在縱容性別暴力的發生。如果社會各方不將目光置於施害者身上，施害者又怎會真正認識並反思自己的罪行？

三、父權社會縱容：系統性的性別暴力

在父權社會中，性別問題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社會系統中的結構性問題。以唐山案為例來解釋為何這一問題是系統性的：

1. 最初的性騷擾參與的人僅有白衣女子與綠衣男子兩人；
2. 由性騷擾被拒引發的暴力毆打事件，參與的人數為兩位數；
3. 當唐山案被傳出，各媒體模糊犯罪事實，忽略性別問題，參與的人是多少？
4. 當案件被廣泛傳播引發熱議後，網友從受害者有罪論角度去檢視受害者，這次參與的人又是多少？

這四環層層遞進，當事人、媒體、政府、公眾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事情當中。當我們審視每一環節時，可以看到社會各方對性別暴力的縱容，而罪犯也正是浸染在這種環境中，才會肆無忌憚地施行暴力。

事件發生後，許多男性反對女性的發聲，認為這僅僅是個例，“大部分男性都是不支持暴力的，為什麼要上升到性別，挑起男女對立”。首先，這種說法同完美受害者論調相同的一點在於都是為施暴者開脫。唐山案確是暴力事件，但同時也是性別問題，二者並不衝突；其次，如上文提到的，全球約百分之三十的婦女在一生中遭受過性別暴力，現實已表明暴力侵害女性的行為是男權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它的存在恰恰“植根於性別不平等、權力的濫用和毒性的社會規範”¹⁰中。蔡宜文曾表示：“任何關於性的暴力，都是‘社會性的’，都不是由施暴者獨立完成，而是由整個社會協助施暴者完成的。”¹¹面對唐山案受害者血淋淋的傷口，部分男性卻因為詆毀字眼而委屈，“這恰恰是在系統性模式這些事件中女性長期遭遇的結構性暴力與歧視，否定女性僅因性別造成的苦難與生存壓力”¹²。

⁹ Ronald F. Levant and Shana Pryor. *Tough Standard-The Hard Truths About Masculinity and Viol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49.

¹⁰ 海鷗如是說，「從豐縣到唐山——什麼是系統性的性別暴力」，<https://zhuanlan.zhihu.com/p/528422906>（檢索於 2022 年 11 月 21 日）。

¹¹ 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242。

¹² 蘇有若，蘇小七，貓爺，「唐山暴力事件：保持憤怒，保持表達」，看理想，

關注性別暴力，正視性別問題，從來不是為挑起兩性對立。女性不是性別問題的唯一受害者，男性同樣也深受其害。在父權社會中，男性潛移默化地被扭曲的觀念、有毒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束縛，就像 Jason Wilson 的 *Escaping Emotional Incarceration* 中所寫：“有另一個監獄關押著的男人比世界上所有監獄關押的罪犯都要多”¹³，傳統男性氣質使男性的情感被監禁。在同性社會性(homosociality)的世界中，他們被馴化成“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概念的載體，暴力與父權社會的男性氣質捆綁被視為權力的象徵。根據《中國性別暴力和男性氣質研究定量調查報告》顯示，男性受訪者認為以下四點為男人特質的標準：

1. 男性應該是重大事情的決策者；
2. 男性應該強悍，如果有必要可以動用武力；
3. 如果男人受到侮辱，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暴力來維護尊嚴；
4. 男性必須是異性戀，而且男性比女性更需要性生活。

其中，“52.4%的受訪男性支持男性用暴力維護聲譽，73.2%的認為男人必須強悍”¹⁴。這一數據也證明有毒男子氣概在同性社會性中被集體化。在這個系統中，女性是第二性的存在，主體男性相互制約與監督，以是否符合“有毒男子氣概”標準來判斷真正的男人。“社會學學者佐藤裕在《論歧視》中指出，‘歧視需要三個人’。他的關於歧視的定義，可以稍加修改為：歧視就是通過將一個人他者化而與共同行動的另一人同化的行為。”¹⁵在唐山案中這種歧視以“暴力”的方式呈現。綠衣男子在性騷擾被拒後，“丟臉”的恥辱感化成拳頭，“希望借由實施暴力奪回和彰顯權力，以掩蓋和補償自己在其他方面的失控感、無力感”¹⁶，進而導致這一慘案的發生。

正是男權社會對系統性性別暴力的縱容，男性會認為自己擁有性特權，能夠用暴力的方式挽救丟失的臉面；媒體及相關機構會模糊犯罪事實；公眾會習慣性地檢視受害者；社會各方才會長期漠視性別問題，而這便造成女性傷害的常態化，性別暴力這一系統性問題肆無忌憚地蔓延。

https://weibo.com/ttarticle/x/m/show/id/2309634779208965489039?_wb_client_=1（檢索於 2022 年 11 月 21 日）

¹³ Jason Wilson. *Escaping Emotional Incarceration*, accessed November 25, 2022, <https://www.faithgateway.com/escaping-emotional-incarceration/?msclkid=e984af15d03311ecab89959f634639a8#.YnoYCIxBw2w>.

¹⁴ 王向賢，方剛，李洪濤，「中國性別暴力和男性氣質研究定量調查報告」（聯合國人口基金，2013），35。

¹⁵ 上野千鶴子，*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王蘭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9），25。

¹⁶ 蘇有若，蘇小七，貓爺，「唐山暴力事件：保持憤怒，保持表達」，看理想，https://weibo.com/ttarticle/x/m/show/id/2309634779208965489039?_wb_client_=1（檢索於 2022 年 11 月 21 日）

四、總結與反思

唐山案並非個別的極端事件，從性別角度重新審視這一暴力事件時，看到的是整個縱容性別暴力的大環境，那些埋藏在性別暴力之下對女性的社會規訓、性別歧視與偏見以及男尊女卑的底層思想。對性別暴力的漠視與縱容使針對婦女的暴力成為普遍現象，進而導致女性伴隨系統性恐懼生活在這男權社會中。當我們追根溯源，會發現針對女性的暴力實際上是父權制及其支持者維護男性權威的手段，它植根於社會不平等的性別關係，即女性為男性所支配。

如蔡文宜¹⁷所說，任何關於性的暴力都是社會性的，僅靠一人，或是某一團體的力量無法動搖性別暴力的根基，它所需的同樣是整個社會的力量，去正視社會方方面面存在的性別暴力，關注被邊緣的第二性，讓被掩蓋的性別問題獲得應有的關注，這不是挑起兩性對立，也不僅是為女性群體，更是為社會兩性和諧關係的構建，讓女性不再活在系統性恐懼中，男性也不再為有毒男子氣概而囚禁。

¹⁷ 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242。

參考文獻

- Ronald F. Levant, and Shana Pryor. *Tough Standard-The Hard Truths About Masculinity and Viol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Jason Wilson. Escaping Emotional Incarceration, accessed November 25, 2022, <https://www.faithgateway.com/escaping-emotional-incarceration/?msclkid=e984af15d03311ecab89959f634639a8#.YnoYCIxBw2w>.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last modified March 9, 2021,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violence-against-women>.
- 上野千鶴子，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王蘭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9。
- Butler Judith，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宋素鳳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 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
- 王向賢，方剛，李洪濤，「中國性別暴力和男性氣質研究定量調查報告」，（聯合國人口基金，2013）。
- 中國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數據.<https://www.court.gov.cn/fabu-gengduo-21.html?page=2>（檢索於2022年11月20日）。
- 呂孝權，「性別暴力案中，要終止這種醜陋的聲音！」，中國慈善家雜誌，<https://mp.weixin.qq.com/s/UOo0WryqolKYu3ecvA3STA>（檢索於2022年11月20日）。
- 海鷗如是說，「從豐縣到唐山——什麼是系統性的性別暴力」，<https://zhuanlan.zhihu.com/p/528422906>（檢索於2022年11月21日）。
- 蘇有若，蘇小七，貓爺，「唐山暴力事件：保持憤怒，保持表達」，看理想，https://weibo.com/ttarticle/x/m/show/id/2309634779208965489039?_wb_client_1（檢索於2022年11月21日）。